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斯坦著

809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 恩 斯 坦 著

舒贻上、楊凡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联 書 店

参加本書翻譯的有：

宋家修——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节，楊凡——第三章，

刘丕坤——第四章，舒胎上——第五章和第二章第二节

Edward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899.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德〕伯恩斯坦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4 \frac{1}{2}$ · 字數 101,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定價 (9) 0.60 元

統一書號 3002·49

校對者：崔小南等

出版說明

这是修正主义的始祖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書的节譯。

伯恩斯坦的这一本書自从1899年1月出版以来，已經整整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已經駁斥了伯恩斯坦的謬論。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現在，由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提出了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向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以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也就是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調和的斗争。为了帮助讀者認識伯恩斯坦主义的面目，我們出版了这本书。

埃杜阿尔特·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領袖，早年想从事銀行业，1872年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上向来和杜林共鳴，他对于杜林的“強調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要素”，非常欣賞。后来讀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便自命为馬克思的学生，其实他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始終格格不入。在早期論文中，他就反对建立无产階級政党，主張抛弃无产階級革命，宣揚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把資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批判过他。他虽然受到很多批評，但仍然不作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墮落为无产階級的叛徒。

伯恩斯坦的这一本著作，按照列宁的说法，乃是一本“贩卖变节的作品”。这本书出版后，曾经被译为许多国文字，各种译本的书名很不一致，例如英文译本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俄文译本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列宁的文章中则常简称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原书在德国也重版过许多次。我们只节译了这本书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但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伯恩斯坦的真面目了。本书翻译时根据日本春秋社“大思想全集”中的日文译本（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系根据1923年版原文书译出），译完以后，又用纽约1912年版英文译本（“进化的社会主义”，系节译）作了校订。

目次

出版說明

第一版序.....	1
-----------	---

第一章 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題.....	9
------------------------	---

第一节 馬克思主义的科学要素	9
----------------------	---

第二节 唯物史觀和历史必然性	11
----------------------	----

第三节 关于階級斗争和資本进化的馬克思学說	16
-----------------------------	----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辯証法.....	20
-----------------------	----

第一节 黑格尔辯証方法的陷穽	20
----------------------	----

第二节 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27
-----------------------	----

第三章 近代社会的經濟进化	38
---------------------	----

第一节 馬克思价值学說的意义	38
----------------------	----

第二节 近代社会中所获得的轉变	47
-----------------------	----

第四节 危机和近代經濟的适应性	54
-----------------------	----

第四章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	73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前提条件	73
----------------------------	----

第二节 合作社的实行能力	79
--------------------	----

第三节 民主和社会主义	85
-------------------	----

第一項 民主和国民經济.....	85
------------------	----

第二項 民主的联立主义.....	94
------------------	----

第四节 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	101
----------------------	-----

第一項 国防問題、外交政策及殖民地問題.....	101
--------------------------	-----

第二項 农业問題.....	106
第三項 合作社政策.....	108
第四項 自治体政策.....	109
第五章 最終目的和运动——康德反对空談	116

第一版序

1898年10月3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在斯图加特开会，著者曾寄去一信，陈述意見，本書就是为确立这种意見而作。

那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在题为“社会主义問題”的連續几篇論文中所陈述的意見，近来在社会主义新聞杂志和集会上引起了議論，同时有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提出了要求，認為大会必須对这些意見表示它的态度。万一果真召开大会并接受这种要求，我就不得不作如次的說明。會議的地位不管怎样崇高，會議的投票总不能使我从社会現象的探究而得来的观察变为錯誤，这是不消說的。我在“新时代”杂志中所写的是我的确信的表现，我断断不能在主要方面違反它。

然而，大会的投票，对于我来说，当然也决不是毫无所謂的事情。所以，当我感到特別必要时，对于对我的言論的誤解、以及由于这种誤解而得出的錯誤推論，我会要加以防卫，这一点希望各位能够諒解。我不能出席这次會議，因此只好用書面来表达了。

某些方面認為，好象由我的論說所能得出的实际結論在于放弃由政治上、經濟上有組織的无产階級夺取政治权力。但这完全是随意的推測，說这种推測正确，我是断乎要爭的。

我对期待中的资产階級社会崩潰就要到来的見解，以及社会主义者依照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大灾变的期待而使自己的見解适应或从屬起来的見解，不能不表示反对，这一点我是要

坚持到底的。

贊成这种大灾变說的人，原来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論断为依据，而那个論断，無論从哪一方面来看都錯誤了。

“共产党宣言”关于現代社会进化所述的預見，表述了这个进化的一般傾向，就这一意义上說是正确的。不过，它在許多特殊的推論上，特别是在这个进化所必要的时间的推測上，却犯了錯誤。关于这一点，“宣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在他所写的“法兰西階級斗争”序言中已經坦率地承認了。既然經濟的进化所需要的期間比預想的要长远得多，那么进化或許会采取“共产党宣言”中所沒有預想到、亦不能預想到的形式也未可知，或許会达到“宣言”中所沒有預想到、亦不能預想到的状况也未可知。

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宣言”所記述的方式进行的。把这个事情隱瞞起来，不但无益，而且是愚不可及。看啊，有产者的人数今天不是在减少着，而是在增加着。社会財富的龐大增殖，不是伴随着資本家豪族的减少，而是伴随着大小資本家人数的增加。中間階級在性質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沒有从社会的等級中消失。

生产的集中，在产业界，并不是到今天还在以同一力量和速度进行着。現在，多数生产部門的生产集中确实証明了社会主义批評家的預言，在一部分生产部門，就是到今天，仍然比那种預言还要慢些。农业上的集中过程，尤其更慢了。产业統計表明，經營是分化为非常多的阶段，無論怎样大的經營也不致从那阶段上消失。此外，經營內部組織中的显著的变化以及經營的相互关系，也是不能忽視的。

在所有先进国家，資產階級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向民主讓步，一方面受着这种民主的影响，同时又由于愈益勃兴的强大的

劳动运动的刺激，对于资本的剥削倾向已掀起了一个社会的反动。这个反动，今天固然还很微弱，但它的存在乃是事实，并渐渐将它的势力扩展到经济生活领域之内。工厂法的制定、地方行政的民主化及其施政范围的扩大、职工会制度和合作制完全从法律抑压下的解放，以及公共团体所办事业中对于劳动组织的照顾，凡此一切都表示这个进化阶段的特征。所以德国对于工会还能加以压制，这并不表示它的政治的高度发达，毋宁是证明它的幼稚。

然而，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所以，那些固执灾变说的人，就不得不象这一说的顽固的辩护者所曾经做过的那样，竭力来反抗上述的进化，阻止上述的进化。但是，难道只有由无产阶级所作的政权获得才可称为藉政治危机而作的政权获得吗？而且它难道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独占乃至利用国家权力吗？

作肯定答复的人，定要把如次两件事回想一下。一件是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申明过，巴黎公社实际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其次一件是，1895年恩格斯在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很详细地讲到，政治的奇袭的时代，换句话说，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和军队的大规模冲突，不仅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且暂时地会成为使它在某些方面退步起来的手段。更简要说些，社会民主党，与其用不合法的手段和革命，还不如用合法手段，会使它的发展更顺利得多。因此他指出，该党当前的任务是：“保持它的投票的不断增长”或“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

这样，正如恩格斯以许多事例表明的，他是常常有些把进化的速度过于重视了。于是或许有人要责备他了，说“他对于由劳动阶

級夺取政权，这点已經断念。因为他認為社会民主党由于合法的宣傳已确保了不断的发展，不要用政治的奇襲把它阻住了。”

如果不是这样，即，如果承認了恩格斯的推断，那末，縱令我們說明社会民主党更远的将来所应作的事情，不是老巴望着大灾变，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階級組織起来，使它发展到民主、并为一切国内改革而斗争，这些国内改革既能使工人階級向上，又能使国家組織变为民主”，就是对这样的說明，道理上也不致于抱什么惡感了。

上面引号中的几句话是我在我的反駁中所述的，它的意义，我现在还是完全承認。就現在所討論的問題而言，它与恩格斯所說的是作同一解釋。因为所謂民主，常常是指以工人階級为主、相应于其知識的成熟和經濟的发展而能够实行的工人階級的統治。加之，恩格斯在上述那地方明白說过，“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說，爭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階級的首要任务之一。”

要之，就說恩格斯曾經确信过指望大灾变的战术的胜利，他仍旧以为甚至对那种战术而言比德国具有更有利得多的傳統的拉丁語系各国，也有把那种战术加以修改的必要。現在他写道：“如果說各个民族間战争的条件已經起了变化，那末階級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了。”人們对于这一点难道已經忘記了不成？

对于工人階級來說，爭取民主是如何必要，这是誰也不怀疑的。然則論爭由何而起呢？那就是社会崩潰說、和以德国現在經濟的发达及它在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者階級成熟程度来看，社会民主党对于突然发生的大灾变能否应付得来这个疑問。我是否定这个疑問的，現在还是否定它。因为，我以为不断地前进对于永久的成功所給予的保証，必会比灾变即将发生所給予的更来得大。

因为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沒有飞跃的，所以我

認為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为爭取劳动者政治权利的斗争、为城乡劳动者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劳动者的經濟的組織事业,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这样写着: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謂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今天我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写着。那里的“一般”二字縱令不只是表示上面这个命題可以解釋为附有条件的,但明白的是,那个命題要是就社会主义根本原理的最終实现來說,并不是表示无关系的事情,而就事物的最終形成究竟是“怎样”來說,却只能是表示无关系——或說得更好些吧,只能表示毫无所謂。我無論在什么时候,对于未来总不会具有一般原理以上的兴趣,無論怎样的“未来記”对我都是不堪卒讀的。而現在和最近未来的任务,对于我的思索和努力却是非常要紧的事,至于过此以上的未来,只有在最适合于上述一点的行为的准繩时,才会成为我的研究的对象。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剝夺资本家,其自体并非終極的目的,毋宁只是为要貫徹一定的目的和努力的手段。而这类事情,在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內既經有这种要求,是誰也不能非难的。至于当它实行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原来是不可預言,我們只有为它的实现而奋斗。但是要夺取政权就需要拥有政治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須馬上解决的最重要的战术上的問題,我以为就是:为了擴張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权利,應該采取什么最好的方法。所以,只要对于這個問題沒有发现滿足的解答,不管如何強調其他的問題,終不过是單純的宣言罢了。

关于上面的論述,我和考茨基之間曾作过短短的論战,匹克特爾·阿德勒在“維也納劳动者报”中也参加了这个論战。这些事情使我从1898年10月23日起在“前进”杂志上作了第二次論述,現在

想从其中摘出如次一部分来看看。

“考茨基和阿德勒在‘前进’杂志上对于我的題名为‘夺取政权’这篇論文所作的辯駁中(那个意見,事先曾以書信寄我),希望我把在‘社会主义問題’中所提出的論旨,作个总括的說明,并改用書的形式发表出来。我从来对这些朋友的忠言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我(現在仍旧是这样)有这样的意見:这些論文的研究方向完全在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的发展方面。但是現在不仅他們公开重复着这种希望,而且其他許多朋友也有同样的希望,因此,我为了酬答这种激励,决心把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使命的意見,有系統地写成一本書。……

阿德勒及其他几位,对于我期待随着民主制度的发达而阶级斗争会和緩起来这一点,表示惡感,以为其原因是由于我用純粹英国式的有色眼鏡来观察問題。但是这有色眼鏡云云,全然不是事实。縱令‘更加发达的国家給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着它自己将来的面貌’这个命題,最近以来已經失掉价值了,就是充分考虑到大陆的发达和英国的发达之間的一切差异,——当然,就是我也不是全然不知道,——我的意見仍然是以大陆上的現象为基础的。固然,当人們热中于斗争时,往往会忽略这种現象,但無論何时都不会認錯了。我看見先进各国,無論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較温和的形态。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就不能不說前途的光明是希望很少了。不消說,进化的一般的进行并不排除循环的退步。例如,即便在德国,今日大部分市民对于罢工是采取什么态度呢?拿今日的許多罢工和十年二十年前作一比較,就知道是用如何不同的、并且是深思熟慮的方法进行的,把这种对比的情形描述出来看一下,就不能否認在这当中是更进了一步了。所以,即使不說——借用馬克思的口吻——‘明早也許就会有大事变发生’,但据我的意見,这种

方法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许会比大灾变说还更能指出满足希望的途径，而这个运动的斗士们却没有必要拿大好的热情和精力去搞破坏等等。关于这一点，就是阿德勒也必定不会非难我的。

我所发表的解释，也有过似乎在党内毫未受到什么反对的时代。但今天若受到反对，那我就从这当中看到对现今某种现象的可以了解的反动。但这种反动会随这些现今现象一起消失。代之以再进入认识的，将是随着民主制度的发达而在我们以外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地但是坚定地运用着的更加入道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在日益重要的阶级斗争方面使用，毋宁同时在为阶级斗争创出较比和缓的调停形式。实则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

本书就是依照上述论旨草写成的。

我完全知道，上述论旨在许多重要点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所表示的见解实相违背。——不过他们的著作对我的社会主义思索影响最大，至于其中一人，恩格斯，不仅直至他逝世为止和我有浓厚的个人友谊，并且在他的遗嘱中还表示对我非常信赖。这种观察方法上的不同，自然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而是多年以来内部争论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我手里握有恩格斯也知道的证据。然而恩格斯并不是要求他的朋友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论点那样气度窄狭的人，这是我不得不极力辩解的。但为什么我直到今天，对于与我不同的意见，却极力避免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批判的形式来回答呢？由上面的说明，想来可以明白了。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成为问题的那些个实际问题，随着时日的经过，已将他们的意见作了显著的修正，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类

辯駁是容易避免的道理。

然而今天情形一变。我現在不得不同和我一样汲取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思潮的社会主义者們展开这个論爭。而我为了要为自己的見解进行辯护，必不可免要向他們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学說有哪些点是錯誤的和自相矛盾的。

我沒有迴避这个責任，然而由于上述个人的理由，这对于我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我其所以要申明这件事，是为了使讀者不要因为第一章支吾其詞，就以为事情的本身是不明确的。对于我所論述的东西，我是認真地坚持着。但却未必常常可以找到足以最精密地表現出我的思想的形式和論法。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这本書比之从其他方面对同一問題所发表的許多文章是要差些。第一章有若干遺漏，在最后一章中增补了。

关于其他事情，本書自身会告訴的。我并不是如此天真，希望这本书会立即使反对我前些时候发表的論文的人們心悅誠服，也并不是如此愚蠢，希望原則上和我站在同一立場的人們，对于本書所論述的一切都能同意。实际上本書最值得斟酌的是範圍包括太广了。我要論述当今的任务，如果不想以一个概論了事，就無論如何要涉及到各种特殊問題，而在这些問題上，就是具有同一見解的人也不免意見紛歧的。但为篇幅的經濟，只着重几个主要点，并且只限于陈述而不詳加論証。至于关于个別的特殊問題，別人是否同意于我，我是根本不在乎的。我所关心的事情，即本書的主眼，不外是把社会主义学說中殘存的空想的思想方法加以檢討，借以好好地吧社会主义运动上現實的要素和理想的要素同样都加强一下。

伯恩斯坦

1899年1月于倫敦

第一章 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題

第一节 馬克思主义的科学要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承認它的活动的理論根据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并且被他們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說。意思就是說，社会民主党作为战斗的党派，是拥护某一特定的利益和傾向并为党本身的目的而努力的。当决定这些目的的时候，結局必須根据于某种認識，即不單以經驗和邏輯为証明材料、并且能成为与目的一致的客觀証据的認識。因为，如果不能成为这样的証据，就不成其为科学，而不过是主观的冲动，即根据于單純欲望或意見的东西罢了。

一切科学都可区分为純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把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純粹科学从它的应用部分区别开来而加以組織，这件事情，虽說并不缺乏重要的准备行为，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来尝试。因此，这里必須首先举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关于他的史觀的著名說明，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三节中的最重要的說明。……恩格斯的这本书，一方面是平易地記述馬克思的各个命題，另一方面是把它擴張了。就是說，它既說到象馬克思称为資产階級社会的现代社会这种进化的特殊現象，又較詳細地描写了那种社会今后的进化行程，所以这本书的好些章句已經可称做应用科学。其中的各个事实都能抽出，而不致损伤根本的思想。但在它的根本命題上，說明是非常普遍的，因

此說它是馬克思主义的純粹科学,也毫不碍事。加以,馬克思主义想成为抽象的史論以上的东西,所以这种解釋原来是正当而且必要的。同时,馬克思主义还想成为現代社会及其进化的理論。不过,如果要严格加以区别,則馬克思学說的这一部分也可說做应用的教理。而对于馬克思主义說来,这是完全本質的一种应用,沒有这种应用,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便沒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关于現代社会的这种推論的一般原理乃至根本原理,無論如何必須認為是属于馬克思主义的純理。就是說,即令立足于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的現代社会組織,对于人类的历史是特殊的事实,对于現在的文明时代說来,却是一般的并且繼續的事实。所以,凡企图从馬克思关于資產階級社会及其进化行程所指出的特征去寻找无条件的价值,即与民族的和地方的特异性无干涉的价值,都是属于純粹教理領域。反之,凡是关于一时的和地方的特殊現象、以及关于推測的东西,則都是作为进化的特殊形态,而属于应用科学。

……本書并不是想沒有遺漏地說明和批評馬克思的学說。我的目的只是要将历史唯物論的已經揭示出的計劃、一般地关于一切階級斗争、特殊地关于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学說、以及包含关于資產階級社会的生产方法和立足于这生产方法的資產階級社会的进化傾向的学說在內的剩余价值說,作为构成馬克思主义純粹科学建筑的主要部分加以評述。

所以,作为馬克思主义基础中的最重要要素、也可称为貫徹整个体系的根本法則的东西,就是他那名为唯物史觀的独特的历史学說,这是誰也沒有異議的。而馬克思主义在原理上是与唯物史觀共兴亡,馬克思主义其余各种要素的地位,依它受唯物史觀的制約的程度为比例,各各受其影响。因此,凡研究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都首先非从这历史学說是否具有妥当性——要是具有,又是在